

「香港有香港」第三部

矮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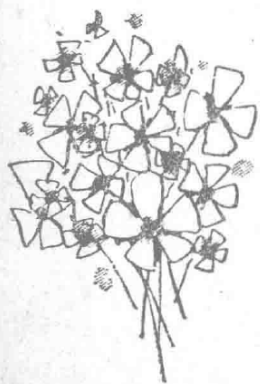
伍 藝著 七十年代雜誌社

「香港啊香港」第三部

矮 簷 下

伍 肇 著 七十年代雜誌社

上
篇



(一)

某一年，也許是一九七三，也許是一九六三。

某月某日。

本埠唯一的一段兩旁有樹的大路，正在車如流水人如龍的時分，一輛雙層巴士和路旁一株大樹相撞。

是樹撞車呢，抑或車撞樹？事後街頭路邊人們議論紛紛。

說是樹撞車吧，可是樹不像車那樣有輪子可以走路，樹是百數十年來一直生了根站在那裏動也不動的。說是車撞樹嗎，可是事後樹被砍了，車子並沒受懲罰或被宰。

好在受懲罰的樹也只限於闖了禍的那一棵。其餘的樹們，不管是從前曾經闖過禍的，或者是將來還可能再闖禍的，它們至今依舊站在路兩旁伸胳膊瞪眼睛吐舌頭，甚至還伸出它們枝葉的指掌摸摸巴士樓上乘客的腦袋瓜看是否夠堅硬適合碰撞。自從演過慘劇以後，左上右落雙層巴士挨着樹們那一排的座椅便不大受歡迎。尤其是前排緊靠路邊的第一張椅子，也就是撞樹時首當其衝的乘客給削掉半個腦勺的那座位，好像是專為澳門賽車英雄虛設的，一般乘客寧願站着也不去坐它。即使有人傳說事後巴士公司特為這雅座買了意外保險的，在人人記憶猶新時實在毫無引誘力。要是舉行民意測驗，天天乘搭巴士多少有點神經衰弱的人必定贊成把樹全砍掉。要是決定大樹去留的人一輩子不必坐雙層巴

士，那末大樹應該被保留。這幾十本于思于思的老榕樹，的確是悅目怡神頗堪入畫的。

在如此這般的理由之下，樹始終是理直氣壯地站在它們的老地盤上，雙層巴士依舊是每天自朝至晚唏哩呼嚕地走它們非走不可的拐彎抹角驚心怵目的老道兒。

慘劇發生時，坐在首當其衝座位上的一个少年學生當場罹難，另外還有十來個人也受了或重或輕的傷。

可是除了這十來個不走運的人以外，巴士樓上樓下另外還有其餘的乘客。

真是湊巧得很，當日袁月娥和葉婷珠找好房子，搬到新界，兩人一同去接旺娣回家。辦妥手續離開醫院，三人到火車站的路上，乘的恰巧是那輛巴士。

「轟隆！」一聲，但覺天旋地轉。「觸礁啦！船翻啦！」在乘客們的呼號聲中，那闖了禍的四輪巨物挨着老榕樹喘粗氣，旁邊圍着十字車救火車和看熱鬧的人。

車撞樹後，破車廂內人仰馬翻。大家望見車架上樹幹上一片殷紅，誰也不曉得那是別人的血還是自己的血。傷者陸續被搬過救護車，那位頭部遭殃的少年罹難者死狀可怖，有個嚇呆了的乘客竟向別人問自己的頭是否還在脖子上。

袁月娥、葉婷珠和旺娣都很幸運，沒有受傷。定了定神，三個人一同獲准回家的時候，她們便去乘搭火車。

慢慢的，奇怪事情出現了。

在火車上，葉婷珠悄悄對袁月娥說：「你有沒有留意到，旺娣的神氣跟以前有點不同？」袁月娥輕輕點頭：「她楞楞地看着我，一會兒又看看你，還像是在心裏獨自沉吟什麼似的。」

三個人都沉默着，不吭聲。半晌，袁月娥終於沉不住氣，便叫她：「旺娣！」她以前照例總是立刻點點頭，可是現在她沒有反應。「旺娣！」袁月娥又叫她。

她瞧袁月娥一眼。半天，「嗯！」

「旺娣！」這一趟葉婷珠叫她，「認得我嗎？」

她輕輕點頭。半晌，她開口說：「媽媽說起過你的。」

葉婷珠和袁月娥都嚇了一跳。

「那末，」袁月娥對旺娣說，「你現在能想起從前的事了，是不是？」

她默默地點點頭。

「旺娣！」葉婷珠高興地摟着她，「你真的好起來了。想不到會好得這樣快。」

袁月娥說：「說不定是剛才車撞樹時，那狠狠的一震，把她以前讓車碰倒時腦子裏給震鬆脫了的什麼線路再重新震攏了。」

葉婷珠笑向袁月娥道：「說不定她鎖着記憶的檔案櫃那鑰匙……」

袁月娥忽向葉婷珠使了個眼色。葉婷珠一看旺娣的表情並不開心，便住口。後來問她，「肚子餓嗎？」

她搖搖頭。葉婷珠又問她：「那末，為什麼不高興？你看，我們都為你高興。你自己也應該高興才對。」

「我們現在到哪裏去？」她問。

「回家去，」袁月娥說，「回到你從前跟桃金孃住的地方去。」

下車以後，三個人默默地走。葉婷珠拉袁月娥走在後頭。旺娣走在前面，她對道路一點也不陌生。

春天到底是春天，不管人們心裏喜歡也好，懊惱也好，花還是開，鳥還是唱，蝴蝶還是飛，蜜蜂還是釀蜜。

在回家的路上，旺娣看見漫山遍野小灌木叢綴滿了桃花般殷紅的小花，這是她以前沒有看到過的。她只記得當她的小孩彌月那天她離家時，花已凋殘，開始結成崗棧果。那時她只在一塊大石縫隙看到過幾朵花。眼前這滿山的花就是桃金娘，她還記起狗蛋怎樣借這花給她的孩子取了名字。

走到水澗邊，她坐了下來，葉婷珠和袁月娥也陪她坐下，大家默不作聲。

她脫下鞋子，把足浸在澗水裏，想起她離去的那一天，走到這裏還聽得見遠處自己孩子的哭聲，山谷迴響，好像許多孩子一起哭。她記得當時幾乎不想走了，可是因爲只打算半天工夫便回，結果硬着心腸走了，沒想到這一去却去了很久，直到現在才回頭。

「旺娣，回家去好嗎？」袁月娥站起來，「桃金娘在家裏等你哩。」

她沒有站起來，却問：「你住在哪裏？」

「以後我們一同住，好不好？」袁月娥說。

「我們？」旺娣似乎很驚愕，「還有安超？」

「不，我離開安超很久了。」袁月娥說。

提到安超，她的神色很不對，袁月娥索性問她：「你恨安超？」

「恨他？」她看袁月娥一眼，「哼！」她穿好鞋子，站了起來。

三個人一起走。葉婷珠跟袁月娥互相望了一眼，不好說什麼。

回到村子裏，曾大媽聽說旺娣回來了，抱着桃金孃過來，老人家的兒媳和孫子們也來看她。衆人看她默默寡歡的樣子，只道是腦子的毛病還沒大起色。後來袁月娥悄悄把曾大媽拉到旁邊把今天的遭遇粗枝大葉地說了一遍。老人家聽了點頭。

旺娣看見桃金孃，起初也很冷淡，慢慢看見小傢伙的確逗人喜歡，竟像是真個懂得媽媽回家似的，到底把她抱了一會兒。可是後來又把她放下，坐在轎子上托着頭想什麼。

袁月娥心裏納悶，她悄悄把葉婷珠拉出去說：「真是意料不到的事。天天盼望她會好起來，沒料到她剛開始能夠記起從前的事，便換上了這樣一副悶沉沉的臉孔。」

「恢復了記憶，恨也回到她心上。」葉婷珠說。「當她失去記憶的時候，她自己無憂無慮，心裏安謐舒坦得像剛從樂園裏出來似的，可是那時別人却替她發愁。」

頭一天在沉悶中過去了。當夜一宿無話。

住在山上，天亮得早。

春天的早晨多半有霧，旺娣的心頭也被濃霧罩住。往事像一座座浮在霧靄裏的山峯，起初只露出一點黛色的山尖，慢慢看見半山腰了。太陽愈升愈高，霧散天青，一座座遠山近山，星羅棋佈，歷歷都在眼前。

葉婷珠和袁月娥，一個要上學一個要上班，清早爬起來趕往火車站時，天還不大亮，曾大媽關照過她們要隨身攜帶手電棒，以便早出晚歸遇上陰暗天氣時照路。早上和曾大媽的大兒子一同出去，是個好伴。這樣的生活對葉婷珠袁月娥都非常新鮮有趣，只可惜旺娣忽然回復了記憶時反而心境不佳，

却是出人意料。兩人臨走時看旺娣抱着桃金孃迷迷惘惘地坐在門口，用好話安慰了她一下，答應她晚上會盡早回來。又關照她自己燒飯吃，按時間給孩子牛奶。她都迷迷惘惘地點點頭。曾大媽大清早也跑過屋來看她們，兩人央曾大媽趁空照顧一下，然後幾個人一起上路。

旺娣獨自留在家裏，閒得愈加發悶，更忍不住胡思亂想，她抱起桃金孃跑出屋外，想看看山前山後景物是否依然如故。野花、流水、天上的雲和枝頭的鳥，這一切，和那沉默不動的山崗和岩石都彷彿滿懷愁思。他們門前那株老相思樹，石坡上的苔蘚和薇蕨，曾大媽門前的草堆以至老牛和鷄狗，看來都不如從前那樣開心。

當曾大媽屋頂飄起一陣陣炊烟的時候，她也不覺得餓。過了晌午，曾大媽餵完雞，跑過來問她吃過飯沒有，她回說吃過了。

她真不曉得應該怎樣打發日子，現在的一天，比不識不知混混噩噩地住在精神病醫院的一年好像還長。

小桃金孃又唱又跳，旺娣幾乎要嫉妒小傢伙的快活。她把孩子放在草堆上，由得她自己玩去。

不快活有不快活的理由，桃金孃的快活却好像完全不需要理由，母親把她擱在草堆上也沒有叫她感到被冷落，她的小手觸着金黃色的乾稻草，就跟稻草嬉戲，又發現了新的天地，她更加樂不可支了。太陽早已下山。葉婷珠和袁月娥回來了。

旺娣偶然看見桃金孃脖子上還帶着安超的銀鏈子和十字架，記得那是自己臨走時替她帶上的。不曉得爲什麼，現在這鏈子看來很討厭，便把它摘下來，扔到山坡下面去了。葉婷珠要去撿回鏈子，袁月娥拉住她，低聲說：「算了。」

面對着煩悶欲絕的旺娣，袁月娥悄悄問葉婷珠：「怎麼是好？」

「你灰心嗎？」葉婷珠笑問她。

她搖搖頭，嘆一口氣，沒有說什麼。

葉婷珠却滿懷信心地說：「不能灰心。我們要想辦法幫助她慢慢重建生活。」她又說，「月娥，你的信心好像也應再鞏固些才好。」

她們一面說，一面動手做飯和洗衣服。今天她們帶回來一具幫助小孩子學走路的车子，把桃金孃放進去，讓她滿屋裏推着走。小傢伙更樂了。山村裏沒有電燈，只用昏黯的石油燈照明，可是很快也就習慣了。

「老實說，我心裏也不是很明亮的，」袁月娥說，「只不過我在忙碌中不知不覺的也就糊里糊塗過去了。」

「我明白。」葉婷珠說。「幸虧你有事可做。一個人在煩悶時特別需要工作。隨便什麼工作也好，忙碌一點更好。我現在正想到旺娣，不如勸說她出去做工，桃金孃仍舊暫時央大媽白天代帶。你看怎樣？」

袁月娥想想，覺得也可一試。葉婷珠又說道：

「有人講過一個比喻，說是我們過日子正像馬拉車。表面看是馬拖着車走，其實有時馬不想走，倒是車子推着馬走的。長久來看，的確是有時馬拉車有時車推馬。」

「這樣多末可悲！」袁月娥說時，用手摸自己的脖子，彷彿那裏已有很深的繩印。

飯還沒弄好，袁月娥一面逗桃金孃玩，一面洗青菜。葉婷珠在油燈下開始料理自己學校裏的功

課，還有補習學生的練習本子也要改正。

「月娥！」葉婷珠說，「人不是馬，更不是車子。人應該是車伕，馬和車都應該在他掌握控制之下才對。」

袁月娥點頭。葉婷珠又說：「可是當車伕疲乏打瞌睡或是碰到情緒低落時怎樣呢？停是不可以的，趕路要緊，歲月不饒人啊。於是閉上眼睛把自己的命運信託給車子和識途老馬。當車伕一覺醒來時，他會發覺自己已經度過了許多難關。」

山風嗚嗚吹，星星在門外眨眼。葉婷珠把桃金娘抱上板床。三個人坐下來吃飯的時候，袁月娥和葉婷珠想盡辦法逗旺娣說幾句話，慢慢便用話試探她是不是願意出去做工。

「要是你想再進工廠，我可以辭掉現在瘦皮猴寫字樓那份工，陪你一起回到工廠。」袁月娥說。

(II)

第二天，袁月娥和葉婷珠清早離家。一路上，兩個人又談起替旺娣找工作的事。袁月娥說：「從昨天晚上吃飯時的情形看，旺娣是無可無不可的。」

葉婷珠說：「本來不應該這末快便要她出去工作，可是她又悶又閒，久了怕會出毛病，就替她找份無論什麼工作試試看吧！」

到了市區，兩人分手後，袁月娥回寫字樓。這幾天工作十分清閒，除了偶然跑跑郵政局外，閒暇

時幫忙年老神倦的阮媽做做清潔工作。瘦皮猴的公司近來人手不少，職員們也在無事忙，但好像只是佈下羅網等大魚，侯老闆葫蘆裏賣的什麼藥，職工們依然莫測高深。

袁月娥趁工作清閒，向總務說下午請假。你請假半天對方照例只想給一兩小時，可是袁月娥已準備不幹，堅持半天，不肯打折扣，跟總務先生頂撞了兩句。恰巧瘦皮猴撞見，把總務叫進董事長兼總經理辦公室問明原委。不曉得爲什麼緣故他不喜歡僱用這個熟人做雜工，便吩咐總務借個什麼題目多給她三天工錢，把她打發走了。

袁月娥氣得要命，反而是在寫字樓唯唯諾諾慣了的總務先生忽然同情起她來，說：「算了吧，難道爲這雞毛蒜皮的事你還想到勞工處找青天老爺伸冤不成？」

結果袁月娥暫時失業。她央阮媽到傍晚下班葉婷珠來找她時，轉告葉婷珠在火車站碰頭，便離開瘦皮猴的公司。

她立刻趕往工廠區，要趁中午休息時間，找熟人探問近日廠工的行情和市價。

自從跟安超分手，她不大願意天天跟熟人們碰在一起，免得老是談起一些自己不願多談的事，所以離開工廠做別的工。住家工她做不來，泥工三行雜工她淺嘗過，太重的體力操作到底吃不消，最後做寫字樓雜工。今天她本來是替旺娣找工作，自己不過是打算暫時陪她，現在情形卻有點不同了。

要找熟人找誰好？她自己跟自己嘀咕過半晌，決定先找黑妹。她心想：這人倒還痛快。

跑到黑妹常去吃飯的地方，却沒有遇到她，只好自己吃飯再作道理。工廠區的工人飯檔，一年前隨處可以吃到每碟一元的飯，有些地方例如巴士茶水站每頓只八角，當然一般工廠工人不能沾光。現在街邊飯檔價格跟金融市價一般自由浮動，早午晚不同，裝飽肚子總在二元以上。工廠區蹺腳茶樓每

碟飯三元半起碼，每碗二元半。

吃完了飯，正打算隨便到各廠人事部門，碰碰運氣，一個熟人的身影在她面前一晃。真巧，正是黑妹。

「黑妹！」袁月娥上前一把拉住。「我正找你呢！」

「好久不見。」黑妹很高興。「旺娣怎樣了？」

「說來話長，」袁月娥粗枝大葉地把旺娣的狀況和找工的事說了。然後問，「上班時間過了，你還不慌不忙的？」

「我們廠還沒開工吶，」她說。

袁月娥吃驚道：「陽曆二月快完了，還沒開工？」

黑妹笑道：「你做寫字樓工，對工廠情形生疏了。現在除了個別行業例如外資原子粒等外，不少行業都只是有特殊條件的大廠已開工，並且即使是大廠也少有每週開足六天的。假髮那種日漸淘汰的行業不用說了，紡織製衣也不例外。」

袁月娥點頭道：「我們做慣了的塑膠，那慘淡情形我從報紙上也知道一點了。」

黑妹說道：「一般中小型廠，事實上從去年中起已不敢再接定單，一直打烊直到現在。」

「你現在上哪裏去？」袁月娥問。

「我從前做過的一間大廠，它的條件比較特殊，我想跑去看看有人棄我取的機會。」黑妹說，「不瞞你講，我已經失業好幾個月。」

兩個人邊談邊走，到了鵬程道口，李氏兄弟企業有限公司塑膠廠的金字招牌又矗立在面前。

「許多熟人在這廠做過的，」黑妹說，「木根和旺娣兄妹，安超的哥哥安炳，大牛，還有——」
「還有我那不長進的哥哥袁金海，」袁月娥說。「我問你：你剛才說的『人棄我取』是什麼意思？」

黑妹說道：「如今生活程度飛漲，鈔票瘋狂跌價，可是工錢只減不加。儘管工廠工人已有許多失業，可是也有些人寧願失業或改行做小販，胳膊夠粗的甚至寧願鋌而走險，也不肯回工廠。所以空缺還是會有的，並不是我的妙想天開。」

袁月娥說道：「廠家本來一向叫嚷香港工資高，僅次於日本的某些工業城，現在要想減低工資也有藉口了。」

黑妹說：「一般有工開的廠都不加，對照着物價和幣值本來已經減了。何況有些廠真的正在削減，再加上輪減工作日，有工開也只聊勝於無。」

「現在日薪究竟多少？」袁月娥問。

黑妹指着李氏公司門口豎着「招請各部分員工」的牌子說：「從前各廠招人照例標明日薪多少元，以資比較和吸引，現在一律把這一條抹掉了。」她又說：「雖然許多不開工的廠也不肯把招人的牌子收起，所以豎起這牌子不等於真要招人，但我們仍舊可以進去看看。」

黑妹和袁月娥一起走進李氏公司塑膠廠的橫門。守門阿星認得黑妹，照例還是問她找誰。她回說見馬主任，問工來的。阿星搖搖頭，却也揚一下手讓她們進去。

隔着玻璃門，馬主任半張開嘴坐在椅子上把禿頭斜靠着文件櫃打盹，好像一間快要打烊小店的老闆，早已不是當年大廠家堂堂人事部主任那頤指氣使的派頭。黑妹再向整層寫字樓游目四顧一匝，只

見職員少了許多，牆壁灰水剝落，所有能積塵的東西一律辨不出那東西本來是什麼顏色。這情景比起她記憶中股票年代以前的李氏公司排場，現在只能算得是強撐着門面的破落戶。其中最叫人引起落寞印象的是那滿堂地氈。當年爲了保護這地氈而設的「請刷鞋底」標語牌，現在泥污得幾乎看不出那四個字寫的是什麼。至於專供來客刷鞋底用的鋼絲毡子，則早已不知去向。

黑妹呶一呶嘴，悄悄向袁月娥說道：「這就是本行業中數一數二的特殊大廠了。其餘的中小廠，你想會怎樣？」

袁月娥點頭不語。

黑妹上前輕輕敲了敲人事部的玻璃門，馬主任像拖車馬匹一面走路一面打盹，忽然被車夫的鞭子驚醒了那樣，打了個響鼻，搖搖禿腦袋直起脊椎來，定一定神，用惺忪的小眼瞥一下玻璃門外，看見一張依稀記得的熟臉孔和她旁邊的另一張陌生臉孔。他笑一笑。

百分之九十的中級僱員從上級受了氣時都要向下級討回個對本利，這位帶兵官出身的抗日時代在走私隊裏曾經是大老闆頂頭上司的馬主任，現在磨圓了頭角，倒常常喜歡向他的屬下小職工作出一種看破紅塵的傻笑。他的神氣似乎對黑妹說：「你這塊黑炭，把老夫嚇了一跳！」他的下巴動了兩下，意思是：「進來吧！」

黑妹引着袁月娥推門進去。兩個人站在他的辦公桌前。馬主任打了個呵欠，又伸一伸懶腰：「在什麼廠發財？黑妹！」

「失業，」黑妹說，「想找工。」

馬主任「啞！啞！」笑，叫她們倆坐下。他習慣地抓一下光腦袋：「各部分的職員都裁減了還再

要裁減，恐怕連我自己也是五日京兆，你還跟我要工作來？」他記得黑妹從前是月薪長職管理工具倉。「不，馬主任，」黑妹說，「加工部門的日薪短工也幹。」又指一指袁月娥，「她也是。還有一個姐妹也是。」

馬主任聽黑妹說日薪短工也肯幹，不勝感慨地搖搖頭：「你從前管倉，月薪多少？」「四百。」她說。

「現在半品部裝嵌部日薪多少錢一工，你曉不曉得？」馬主任好意地提醒她。

「我離開的時候，淡季十三元半，旺季十四元半。」黑妹說。「現在嘛——」

「還是十四元半，沒有減。」馬主任說，「不過只開工三四天。你算算看，每期糧連勤工獎充其量不足一百三十元，一個月最多二百六七。」

袁月娥禁不住「嘩！」一聲插嘴道：「昨天我買米還是每斤二元的，今天已經二元三角，聽說還要漲。」

馬主任道：「二百六七也可買到百來斤米啊！」

「光吃米便可過日子嗎？住得遠的人淨交通費也得每天二三元，」袁月娥說，「我便是這樣。」馬主任又摸着他的光腦袋，「嚙嚙！」地苦笑一下。黑妹咬一下牙，說：

「馬主任，我幹。」她回頭問袁月娥，「你和旺娣呢？」袁月娥還沒來得及表示意見，馬主任却說道：

「別忙！現在還不請人啦。」

黑妹像洩了氣的皮球，望袁月娥一眼，準備走，馬主任又對她說道：

「別灰心，」他拿起筆，打開一本簿，「我先替你登記。說不定過兩天會有機會。」

袁月娥對黑妹說：「我和旺娣也先登記怎樣？」

黑妹點頭，央馬主任一起登記起名字。他劈頭便問是不是熟手，又問從前做什麼廠以及做多久等等。他說：「生手和喜歡跳槽的，都不歡迎。」

工廠女工荒的年頭，大約一去不復返了。兩人從李氏公司出來後，決定再多走幾家碰碰運氣看。黑妹說：

「八角錢一斤米時日薪十四元半，現在還是十四元半。可是去年底已聽說他們的出廠貨價增加百分之三十。真氣人！」

「成衣廠多少錢一工？」袁月娥問。

「還是二十元左右，」黑妹說，「也沒有加。」

袁月娥說：「地盤女坭工三四十元，起卸搬運有七八十元一天。」

黑妹說：「要是每天有工開，那末一個搬運工的收入跟一個銀行分行經理的薪水差不多，可惜晒網的時候多過打魚。建築業不景，三行和坭工更不必說了。」

黑妹和袁月娥兩人從李氏公司出來後，又在本區內同一行業的廠家附近打轉。從大廠轉到中型廠，又從中小廠轉回大廠看，情形都是差不多。路上也碰到像她們倆一樣在找工的，雖不相熟，大家笑一下，便立刻談攏在一起。

「真不如做小販去。」有一個說。

另一個搖頭道：「像你這樣想的人不只你一個。你還沒留意到，現在新區的小販忽然增加了多